



第118期 · 2021年7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輪回

青楓：身為佛教徒，很多時候都會有「輪回」的疑問。一派茫然地問：何謂輪回？輪回是怎麼回事？簡而言之，輪回是輾轉於生死苦海，如車輪的旋轉。

我們常說的「六道輪回」，這六道是指天、人、阿修羅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。就在這六道裏不斷輪轉，這一生在這一道上，下一生可能在另一道，不斷地像車輪的轉動而永遠轉不出去。

請問大和尚：我們真的世代活在這輪轉裏嗎？我們真的跳不出這像輪轉的「六道輪回」嗎？

修智：「輪回」既然是以一個輪轉的形狀作譬喻，也好像一個圓圓的時鐘吧。我們把

一個時鐘順次分為六份，這象徵六道。讓我們形象地作一個譬喻吧！你帶著一隻狗，到公園去散步，你有事要行開一下，於是用狗帶把這隻狗綁在一條燈柱上。這隻狗能走遠嗎？不可能，牠只能依著帶子的長度而作半徑的行走。這就形成了一個圓圈。狗帶有多長，活動範圍也就有多大。但總是跳不出這個圈，是不是？

青楓：是呀，這隻狗既被一條帶子纏綁著，牠的行走，自然只能在一個範圍裡。呀！對，就像六道輪回，跳不出這個輪轉。我們是不是可以作這樣理解？

修智：如果這隻狗，咬斷了這條綁在身上的帶



紫薇

妙法寺內栽有兩種紫薇，一是大花紫薇；另一種稱為「細葉紫薇」。

這些日子，細葉紫薇正開得燦爛。它花期長，是屬於長壽樹種，所以很多庭院都會栽種，且我們在街道旁也時有看到。可見得它是一種人見人愛的花樹。

紫薇花樹有說原產地在印度，不過，在中華大地也已經有幾千年歷史了。說是中國花樹亦未嘗不可。它，纖細，就像「小家碧玉」似的，亮麗，但不像牡丹、芍藥、大紅花那樣「光芒四射」的爭妍鬥麗。



子，牠是不是等於解除了束縛？是不是可以天馬行空地想怎樣行走，便怎樣行走？

青楓：是呀，正是這樣。狗咬斷了帶索，等於我們跳出了輪回的束縛。

修智：重要的一點請注意，這綁狗的帶子，就等於三界六道裡的「愛著」，這三界的貪、瞋、癡。如果這隻狗咬斷了帶子，牠不再限於那個在帶子拉扯下的活動範圍了，牠可以隨着自己的心意而隨意行走了！即是等於我們沒有了「愛著」的束縛。沒有了貪，自然便沒有了怨恨的出現。貪，是因為我們有所非分要求。當所求的失去或者沒有得到，這自然會產生怨恨。怨恨就是因而產生。出現貪與瞋，實際上都是因為無明，無明便是「癡」。人在輪回，就好像用帶子綁著的狗，但如果我們沒有這貪、瞋、癡，即是消除了那份愛的取著，情形不就像狗咬斷了帶子，不再受束縛，不就是可以「出離」了嗎？所謂輪回，所謂跳出生死苦海，其實就是這麼一回事，這是一種因果關係。我們不必把輪回問題說得那麼複雜。如果將問題複雜化，越解越玄的話，往往會令我們有一頭霧水之感。

青楓：很多時候我們看問題就是這樣，有些問題如果我們「還原基本法」，從一個基本角度去理解，這便可能讓我們真切地瞭解到事情的本質，而不致於「一頭霧水」。

大和尚！你剛才說到一個因果關係的話題，令我想起《壇經》。在《壇經》，神秀的偈語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。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！」這是「有因緣果報」的觀念，會懂得止惡行

善，修福修慧。可不可以這樣看？

修智：對呀，你說到神秀這偈語，正好拿惠能的那句偈語來對比一下。惠能這偈語是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。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！」這是針對神秀的偈語而來。若果錯誤理解，將成為「無因緣果報」的觀念。神秀著相於「有」，惠能著相於「無」。相對之下，當錯誤這「無因緣果報」的觀念，很容易墮入「斷滅見」。既然「無因無果」，則幹什麼都可以，幹什麼都不會有「惡有惡報」。

青楓：這真是惡向膽邊生。佛語裡那一句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」強調不要作惡，多麼重要！

修智：所以，惠能這偈語一寫上牆壁上，五祖弘忍大師立即著人用鞋底把它擦掉，原因是你沒有大行為、大智慧的話，很容易便著相於「無因無果」。這是很危險的！並非後人錯誤地將人世間的是非鬥爭介入。

青楓：的確很危險。有大智慧的人，必然會遵守這「有因緣果報」的想法。這真是一綫之隔、一念之差。我們還是「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！」循序漸進吧。

修智：「有因有果」是正確的，但可不要「著相」。所以，《金剛經》裡說，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」當惠能大師聽到這一句，而豁然大悟。「應無所住」，是教導我們不可著相。即如心經裏所述：「是諸法空相」。「而生其心」，是指修為上仍須止惡行善，修福修慧。我們都是平凡人，我們在這方面可沒有像惠能大師那樣的大智慧，所以還是實實在在地、認真地一步一步的修持，這才是實際可行之道。



咖喱葉

妙法寺內這棵咖喱葉，葉茂盛，深綠，由於它具有一種「咖喱氣味」，故用作香料，它有另一個「中國名」，名為「九里香」。可見得是香氣襲人。一年裡我們總見到它有一次生長出果實的，一叢叢地聚生著果粒，陽光下，這些咖喱果亮晶晶地，是一種很好看的果子。

你看，本圖就是專誠地特寫「陽光下的咖喱果」。

如果我們不是在樹下放上一個寫著「咖喱葉」的牌子，則遊人也許會錯過欣賞。它自有一番「不起眼的動人」。

百·喻·經

33 斫樹取果喻

昔有國王，有一好樹，高廣極大，常有好果，香而甜美。

時有一人，來至王所。王語之言：“此

之樹上，將生美果，汝能食不？”

即答王言：“此樹高廣，雖欲食之，何由能得？”

即便斷樹，望得其果。既無所獲，徒自勞苦。後還欲豎，樹已枯死，都無生理。世間之人，亦是如是。如來法王有持戒樹，能生勝果。心生願樂，欲得果食，應當持戒，修諸功德。不解方便，返毀其禁，如彼伐樹，復欲還活，都不可得。破戒之人，亦復如是。

【解說】

「百喻經」裡的喻，很多時是指出一些愚人的行為，行為很愚笨，甚至可以說已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。但我們不妨細想想，世間上不是有很多事情都是做出來是無稽可笑，但為何又有那麼多人犯上？

——大抵這叫做「自作聰明」吧！

像這則「斫樹取果喻」。果樹高大，為了方便摘取樹上的果子，索性把整棵樹斫倒了。樹倒下，無疑你可以一次過把樹上的果實全數摘取，但那棵樹從此沒有了，它已經枯死，再無一年一度碩果纍纍的收成。

我們有句成語說：急功近利。

大抵這種「殺雞取卵」的斫樹果，與急功近利的心態沒有分別。

34 送美水喻

昔有一聚落，去王城五由旬。村中有好美水，王敕村人，常使日日送其美水。村人疲苦，悉欲移避，遠此村去。

時彼村主語諸人言：“汝等莫去，我當為汝白王，改五由旬作三由旬，使汝得近，往來不疲。”

即往白王，王為改之，作三由旬。眾人聞已，便大歡喜。

有人語言：“此故是本五由旬，更無有異。”

雖聞此言，信王語故，終不肯舍。

世間之人，亦復如是。修行正法，度於五道，向涅槃城，心生厭倦，便欲舍離，頓駕生死，不能復進。如來法王有大方便，於一乘法分別說三。小乘之人，聞之歡喜，以為易行，修善進德，求度生死。後聞人說無有三乘，故是一道。以信佛語，終不肯舍，如彼村人，亦復如是。

【解說】

此喻的最大啟思，是我們不要被表面迷惑，表面的一些「數字」你以為取得便宜，實際上不過是「數字遊戲」，本質不變的。如果是為了在心理上安慰一下也就沒有什麼，但其要點是你必須「心知肚明」——這不過是一點安慰，實質沒變。

可是，世間上有不少人並不作「如是觀」，卻會認為「真有其道理」。亦因為這樣，遂使一些騙子有機可乘。

學佛也是這樣，以為如此這般可以「走捷徑」，甚至會覺得自己比別人聰明。

究其實，那不過是「坐井觀天」而已，以為中學畢業便「學有所成」，不再求進取了。其所謂學問、學識到此便「行人止步」。

35 寶篋鏡喻

昔有一人，貧窮困乏，多負人債，無以可償，即便逃避。至空曠處，值篋，滿中珍寶。有一明鏡，著珍寶上，以蓋覆之。貧人見已，心大歡喜，即便發之。見鏡中人，便生驚怖，叉手語言：“我謂空篋，都無所有。不知有君在此篋中，莫見瞋也。”凡夫之人，亦復如是。為無量煩惱之所窮困，而為生死、魔王、債主之所纏著。欲避生死，入佛法中，修行善法，作諸功德，如值寶篋。為身見鏡之所惑亂，妄見有我，即便封著，謂是真實。於是墮落，失諸功德，禪定道品、無漏諸善、三乘道果，一切都失。如彼愚人，棄於寶篋。著我見者，亦復如是。

【解說】

這個故事，很明顯其要點在啟發我們「不要迷於表象」。像故事裡這人物，明明遇上一個裝載著大批珍寶的盒子，就因為盒面上放著一面鏡子，而鏡子反映出自己「醜陋」的面目，於是把這寶盒封閉起來，棄之不取了。這個譬喻，指出有些人明明可以學習佛法的，就被一些表面現象「誤導」，因此而錯過，那是多麼可惜。這面鏡子反映出自己的「面目醜陋」，很有意思，那不是你「真正的外貌」，那是反映出你的「內心世界」。所以，我很喜歡本喻裡用「照鏡」來作譬喻。

36 破五通仙眼喻

昔有一人，入山學道，得五通仙，天眼微視，能見地中一切伏藏種種珍寶。

國王聞之，心大歡喜，便語臣言：“云何得使此人常在我國，不餘處去，使我藏中得多珍寶？”

有一愚臣，輒便往至，挑仙人雙眼，持來白王：“臣以挑眼，更不得去，常住是國。”

王語臣言：“所以貪得仙人住者，能見地中一切伏藏。汝今毀眼，何所復任？”

世間之人，亦復如是。見他頭陀苦行，山林曠野，塚間樹下，修四意止及不淨觀，便強將來，於其家中，種種供養，毀他善法，使道果不成。喪其道眼，已失其利，空無所獲。如彼愚臣，唐毀他目也。

【解說】

先解釋一下何謂五通，即所謂五種神通：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，以及如意通。

本喻是描述一位具「天眼通」的人，他有看到地底寶藏的能力，於是國王想把他據為己用。一名「拍馬屁」大臣連忙把這具特異功能者的一雙眼睛挖下來獻上。

這樣的「蠢事」其實不會有什麼人真正這樣做，但世間上類似這樣蠢行為著實不少，就是本喻裡也有所說明瞭，——把一位修「四意止」及「不淨觀」的僧人硬要請回家去供養，結果呢？修行者也因此而喪失了他的功用。

這使我想起莊子寫的故事，與其做一隻擺放在神枱上讓人敬仰的「神龜」，倒不如實實在在地在地上爬行過真實的生活。



金錢村與荷塘

香港新界其實有不少值得我們細意遊賞的好地方。

前些日子是荷花盛放的季節，不少「攝影發燒友」便不怕「山長水遠」的來到新界北區金錢村。這個圍村是上水侯氏家族的聚居地。

金錢村這個村名，原來也與風水有關。這條村的地形渾圓，像一個金錢。在風水學上有所謂「蝴蝶嬉金錢」，村名便因此而來了。

最讓拍友們著迷的，就是村內這個「風水塘」。這本身是個荷塘，更增加這個風水塘的吸引力。

攝影師李志榮一連三天都到這裡來拍荷花。也因為這樣的細心觀察，居然讓他看到一棵「並蒂蓮」，而且這兩朵蓮花就「躲」在蓮葉下。此情此景，教人想到什麼呢？

我看著這照片，不禁想到如下兩句子——
遮風擋雨並蒂蓮

（長廝守，但願人長久！）

我常說，攝影是用個「心」去處理，不是見到什麼一樣「好呀！」就按快門，總要先行用個心去好好地思考一下，以一種「思緒」去處理。我想，李志榮拍這幅並蒂蓮就是這樣吧！





從《理惑論》看佛教與中國文化的交涉——兼談佛教的傳播和文化交流問題

·羅顯· (節錄下篇)

(原刊於一九九六年二月《內明》第二八七期)

對沙門禮儀生活的另一條非難是：黃帝垂衣裳，制服飾，箕子陳《洪範》，貌為五事首。孔子作《孝經》，服為三德始。……今沙門剃頭髮，披赤布，見人無跪起禮，威儀無盤旋之容止，何其違貌服之制，乖搢紳之飾也。

而牟子仍然憑依有關的傳統思想和史例來解答：《老子》云：「上德不德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」三皇之時，食肉衣皮，巢居穴處，以崇質樸。豈復須章黼之冠，曲裘之飾哉！然其人稱有德而敦龐，允信而無為。沙門之行，有似之矣。

繁而失真，樸則近道。牟子的意思是沙門過著清靜無為的生活，抱樸歸真，自然不再有哪些繁瑣的世俗禮儀，追求外在的服飾衣冠之美了。

服飾禮儀乃人文之化成，凝集著一個民族的心理和歷史文化精神。上文說過，佛教禮儀制度，既有出於當時的風俗環境因素，但更多的是從佛教義理出發和宗教實踐的需要，以一種宗教精神為背景。這一點牟子是有比較明確的認識，他說：「堯舜周孔，修世事也；佛與老子，無為志也。」意謂兩家的價值目標不同，而有存在形式的差別。牟子認為，衣冠服飾，不管是注重修文還是崇尚簡樸，都有其存在價值，關鍵是要「不溢其情，不淫其性」。牟子這種思想，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十分明智的。當然牟子提出這個觀點的本意，是在調和兩種生活方式的矛盾。

六 我們在介紹前面幾個問題時已大致可以看出，牟子綜合儒、道兩家之說來為佛教辯

解，以調和三家的關係來求得佛教的生存。如再進一步透視，則《理惑論》視道家與佛教完全一致，而儒、佛兩家並不相斥，但在終極目標上的旨趣有異，畢竟還有高低之分。至於佛教與道教，則完全是不相容的。

儒道兩家是中國文化的兩條主線，佛教是外來者。毋庸多言，儒、道與佛有差異，存在矛盾，但可合可通處也很多。如果真的平心靜氣、客觀如實地來分析，完全能調適好它們之間的關係，使其在共同的生存空間裏互相促進、互相補充。這已為佛教在中國發展的歷史事實所證明。但這並不意味佛教在中國很少受到排擠和障礙，從某種程度上講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史，就是一部儒、道、佛的交涉史。所謂交涉，自然是有調和也有排斥，有合作也有鬥爭了。分析歷史上那些排佛者的原因，有根據某些事實而發的，也有純出於一種情感上的因素，還有出於某種利益上的考慮。但無論是哪種，其「原因」之原因，無非是人我之分，主客之別（非哲學上的主客，而是主人與客家意思）的心理在起作用。這種狹隘偏偏的情結，用傳統文化的語言，即較高級的形式表露，就是「夷夏之別」。夷夏論在佛教傳入中國不久即已出現，《理惑論》對這個問題也有分析。

夷、夏是中國古代的文化地域概念，含有尊貶義。《書·舜典》有「蠻夷猾夏」一語，孔穎達疏：「夏訓大也，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。」蠻夷是中國古代南方和東方各族的泛稱，含有

野蠻不開化的貶低義。孔子說：「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」（《論語·八佾篇》）《孟子》曰：「吾聞用夏變夷者，未聞變於夷者也。」（《滕文公章句上》）這裏的「夷」「夏」已非純粹的地域概念，而成落後與先進、野蠻與文明的代稱了。把兩位先聖此說視作一種文化傳播的規律和文化交流的原則，當然是很有道理的。但如自高自大，無視人家文化的優點和長處，凡「我」者，都是先進、優秀的，凡「人」者則皆為落後野蠻，以「夷夏論」作為不分青紅皂白的排外根據，這是不足取的，與聖意也不相合。但事實上，不少排佛者是持後一種態度的。如《理惑論》所記的問難者，即在徵引上述孔孟兩句話後向牟子詰難：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，而今捨之，更學夷狄之術，不已惑乎！

捨聖道而師夷狄之術，當然是迷惑之至了。但牟子不會接受這種批評，還反唇相譏此是「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。」

牟子首先指出先聖對夷夏的分別，完全非後世愚頑之輩那樣執著，如「孔子欲居九夷，曰：『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』及仲尼不容於魯衛，孟軻不用於齊梁，豈復仕於夷狄乎！且從地理學角度講，「漢地未必為天中也。」「夷狄」並非全是邊遠野蠻之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牟子還提出這樣的觀點：佛經說，上下周極含血之類，物皆屬佛焉，是以吾復尊而學之，何為當捨堯舜周孔之道？

佛教沒有「物皆屬佛」的提法，牟子大概是從「佛性平等」說而來。佛性觀念在東晉時期才開始流行，牟子對佛性思想的認識顯然還比較模糊，但他能從佛性平等推出諸法平等，已是很不容易了。大道並行而不悖，牟子認為，用所謂的「夷」、「夏」觀念來作為劃分「道」的高低是不合理的。佛法廣大，無所不包，尊佛不等於、也不必要「捨堯舜周孔之道」，凡一切世間之善法，都應該「尊而學之」。此之謂「金玉不相傷，精魄不相好」也。牟子正是在這種諸法平等的思想下，引出佛道一致、佛儒相合的觀點。

牟子「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」，後目睹世事變亂無常，而生超世出塵之念。他視老子的「絕聖棄智」「修身保真」為「可貴」之道，一面「銳志佛道」同時又「兼研《老子》五千文」。說明牟子把佛道兩家都看作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，沒有區別。通觀《理惑論》全文，牟子凡在解答一些主要的問難和闡述比較重要的理論問題時，一般都是參雜以道家思想，或直接援用《老子》之言為根據來進行的，此在前幾段的分析介紹中

即可看出這一特點，當不必再舉例說明。牟子說：「佛與老子，無為志也。」即是明確表示兩家的價值趨向的一致性。甚至在體例上，牟子也刻意仿效《老子》一書而成，由此可見牟子崇道的傾向。

漢魏時期雖是盛行黃老之學，但儒家思想作為中國文化的主脈，並非隱伏、消退，只是一個泛在上面，一個潛在下面，儒家思想仍然影響著社會各個層面，指導人們的生活。我們從《理惑論》「序文」所言「世俗之徒多非之（佛教）者，以為背《五經》而向異道。」一語中即可推斷，當時人們還是習慣於用儒家的理論來作為價值評判的標準。

縱觀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歷程，儒佛之間的關係問題始終十分敏感，兩者間相處的逆順，對佛教的生存和發展影響很大，甚至可以說直接關係到佛教在中國生存的命運。所以歷代佛教界的有識之士，對如何調適儒佛兩家的關係始終十分重視。《理惑論》不僅最早有系統地對儒、佛關係的問題作了闡述，且其中的許多提法（問難和解答）都十分典型，而牟子的許多觀點對後世也具有很大的影響。

牟子認為，儒佛兩家都是「君子之道」完全是相合相容的。儒家以「仁」為核心，「孝」為基礎，沙門出家求道，也是一種至孝至仁的表現；儒家提倡修、齊、治、平，牟子則說：「（佛）道之為物，居家可以事親，宰國可以治民，獨立可以治身。」所以佛教的存在形式雖與儒家不同，但同樣具有儒家那些基本功能。兩家「或出或處，或默或語」在世間層面上的區別只是「在乎所用」。當然，儒家重在「修世事」，其人生價值的實現完全落在世俗層面上，屬世間有為之法；佛教志在「無為」，以涅槃出世之道為理想的依歸，追求清靜解脫。所以兩家的理想價值之終極是有高低可分的。而牟子把儒家的《五經》喻作「五味」，把佛教說成「五穀」，則其高低之判自不待言了。

如果說佛教與儒家的交涉主要表現在文化形態上的話，那麼佛教與神仙道教之間的衝突則是直接反映在宗教問題上的。宗教具有排外性，宗教之間的矛盾相對而言總是比較尖銳、顯見些，內容也更具體些。宗教提倡慈悲一切、寬容一切，但對另一個系統的宗教往往不能接受，難以共存，甚至於竭力排斥和反對，這在世界宗教發展史上可以找出許多案例來佐證。這種相象，有的是某宗教文化的性質本身所決定，有的卻純粹出於宗教人士的某種偏狹心理。現以近代有不少

賢哲根據佛教所具備的特有性質，提出佛教是即宗教即哲學，非宗教非哲學的觀點。如果從整個世界宗教文化為參照背景進行考察，這樣的提法不是沒有道理的。至於有人反對這種提法，認為佛教就是佛教，它高於一切，不屑與其它類型的文化為伍，一味自大而無視他人之存在價值，這本身就是佛陀所早就批評過的，那種貢高我慢的偏執心態的表現。

單純地站在宗教文化的立場，往往容易產生一種拒斥其它一切宗教的心理。這種自尊意識，從宗教角度上分析有很多存在的理由，可能是非常必要的。但我們並不能肯定它必然是合理的、健全的。一個真正健全而富有生命文化(宗教)，應該善待、尊重其它一切文化(宗教)。

宗教的實質是信仰，它的社會基礎就是廣大的信眾。通常而言，一般的宗教徒在大的文化觀上往往十分隨俗，表現出一種非自覺的融通，但其宗教立場卻始終是顯明而堅定。佛教最初傳入中國，完全是以一個純粹的宗教面貌出現在世人眼前的，而時人也正是有對這方面的迫切需要而接它的。早期的佛教人士一般都缺乏文化主體意識，但卻抱有較強烈的宗教情感。像牟子那樣混同儒、道而貶斥道教，應該說是比較典型的。受時代影響，牟子於早年在「未解大道之時」，也曾效學服食辟谷等神仙之術。後來一旦信佛奉佛道，即棄而絕之，並斥「不死而仙」之說為「妖妄之言」。牟子說：

神仙之書，聽之則洋洋盈耳，求其效，猶握風而捕影。

是以大道之所不，無為之所不貴。明確把神仙之術排斥在「大道」之外，對其的批評可謂毫不留情，表現出一種顯明的宗教立場。如果結合牟子對儒道兩家的迎合態度來分析，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出《理惑論》一文所透露的宗教情感。而這種宗教情感，自佛教傳入中國時起，一直縈繞在上層佛教人士的心懷中。

縱觀佛教在中國發展的歷史，佛教與道教的衝突一向是比較激烈而又公開化的。(這與佛教曾一度借重神仙方術以行世，及以後的道教大量吸收佛教的養料充實自己並不矛盾)，一般說，宗教間的互斥、對立，比之於兩種文化形態間的衝突更容易激起，這裏可以分析的原因很多。信仰問題本身就十分敏感，信仰之極端，容易走上偏激而排外，即使其信仰的對象原來是具有寬容、博宏的性質也不例外，因為道是由人來體現的。另一方面，一個真正的宗教徒，對他的信仰一定是抱有十分明確和堅定的態度，一旦當他的信仰在

外力的壓制下受到威脅時，有些宗教人士由於他的性情氣質的特點，就容易採取比較激烈，甚至於極端的反應來捍衛自己的信仰，抵抗外來的攻擊。這應該說也是正常的，可以理解的。像近代以來的有些宗教人士，由於各種外緣環境的變遷而輕率地改變或隨意地放棄自己的信仰，這是對信仰的褻瀆，是對自身人格的貶低。

平心而論，神仙道教並非一無是處，全屬虛誕。但牟子的時代，仙錄之詞在社會上還非常盛行，擁有廣泛的信眾，而佛教在中國尚屬初創段，地位未固，需要大量的信眾。牟子懷著強烈的宗教感情，其辟道(教)而尊佛，意在抬高佛教的地位，改善佛教的生存環境，用心良苦，也是不得不然之舉。不過，我們設身處地的去理解牟子的處境，並非等於同意牟子對道教的批評。不必否認，牟子對道教的不少說法帶有偏面性，是不夠正確的。

結語

通過上述的分析介紹，使我們大致能認清漢魏時期佛教的性質和所處的地位，可以發現佛教傳播，文化交流中的一些問題；瞭解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，尤其是與儒道兩家的關係。通觀《理惑論》全文，牟子基本上是站在佛教的立場以調和三家之說，使之互相容合。

兩晉以後，「三教合一」之論逐步在教內外興起，雖然牟子的調和三家之說與以後的三教合一之論，在內容和說法上都有不同。(梁任公認為牟子「頗以調和三教為職志，亦正屬彼時一部份之時代精神，故斷為晉後偽書。」此說之謬，在於沒有細辯《理惑論》所唱的三家調和之說，與後世「三教合一」之論存在許多不同。)但牟子這種努力使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適應、相會通的基本態度明確方向，對後世無疑有很大的影響。從這個角度上講，《理惑論》可謂開「三教合一」說之先河。

《理惑論》作者是一個對中國傳統文化有相當修養的信佛者。從「序文」的介紹看，作者對經傳諸子、神仙之書以至兵法道術「靡不好之」，涉獵面之廣，稱得上「博學多識」。同時牟子接觸交往的人士也較多，所以《理惑論》一書記述的有關佛教與中國文化相交涉的諸問題，都是比較典型而具代表性；後世諸論，基本不出此範圍。《理惑論》一書在中國文化史、中國佛教史上的價值和地位，不容輕視和否定。

從心出發

滿地落花，在陽光下、水影中，這些落花卻成了一幅動人畫圖。

所以，我們對一花一草、一事一物用心去觀看，細想，往往會有很好的收穫。

——這收穫，是看你心有多少「文化底蘊」便有多少的收穫！

似無還有，似有還無，大抵這就是藝術了。藝術是心的觀察，攝影不是拿著相機「死影爛影」；寫畫的，也不是拿著畫筆對景「死描爛描」，而一切都是「從心出發」。

像拍友梁永寧在妙法寺內拍得這幅「落花——雞蛋花」。



這就是母親

（朋友從手機傳來一篇網絡文字，題為「這就是母親」。看了頗為感動，且覺得內容發人深思，這裡做一次「文抄公」，節錄一則，好文共賞，讓大家一起看看。）

這就是母親！

這是一個很感人的故事：

放學後，孩子蹦蹦跳跳地回到家，鄭重其事地把一封信交給母親，並叮囑：「老師祇讓媽媽看！」

母親困惑不解地接過信，打開，看著、看著，淚流滿面。孩子見狀，大惑不解地問：「媽媽，老師說了些什麼？」母親擦擦眼淚，對兒子說：「老師說，夫人，你的孩子是個天才，這個學校太小了，沒人教得了他，另請高明吧！」

孩子聽後，異常高興。

慈愛的母親用了一句善意的謊言保全了一個孩子的面子，彰顯了對孩子的愛護和尊重。

多年後這個孩子如母親所言的「你是個天才！」發明了留聲機、電影放映機及電燈等，

他一生的發明共有兩千多項，擁有專利一千多項。他對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，因而獲美國權威月刊《大西洋》評為「影響美國一百個人物」之一，他排列第九名。

他就是舉世聞名的托馬斯·阿爾瓦·愛迪生。

母親去世後，兒子整理母親遺物時，發現了這一封信，似曾相識的信封激發了他的好奇心，於是小心翼翼地打開信封看看信內容。祇見寫著——

「你的孩子有智力障礙，不能留在學校，祇能退學。」

看到這裡，愛迪生淚流滿面，他提筆寫下——

「愛迪生是個有智力障礙的孩子，可他的母親把他變成一個天才。」

母親是世界前進的動力，其偉大是無與倫比的。尤其在教育子女方面，母親是第一位人生導師。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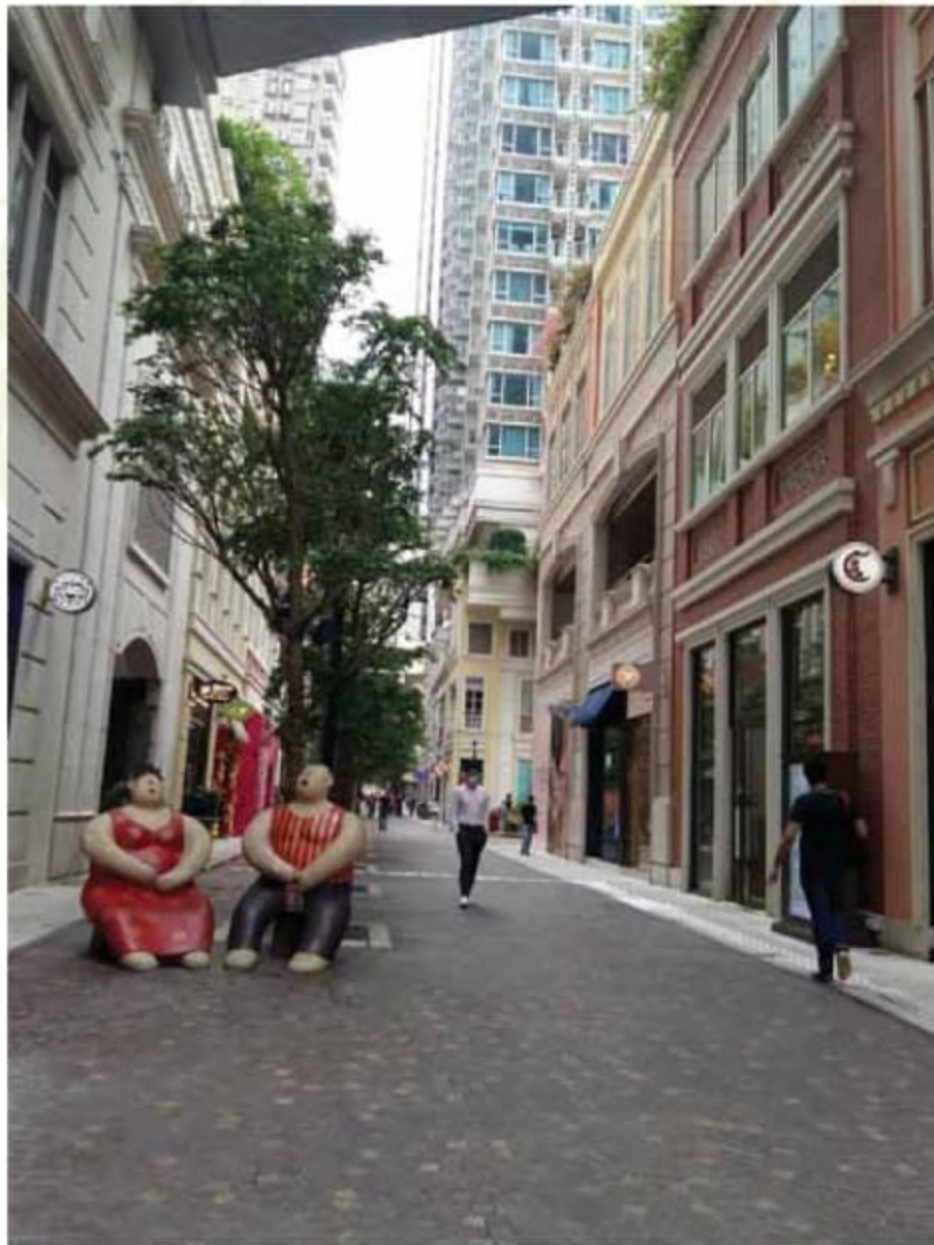
「變幻原是永恆」 的新與舊

· 陳青楓 ·

黃霑先生有歌詞曰：
「世事常變，變幻原是永恆！」

真是至理明言。霑兄在生前，有次與他晚膳——佳饌事少，重要的是忙不迭多謝他寫下這麼多好詞，這麼多教人咀嚼再三的富哲學性的好詞。

我居住在港島，常到灣仔行走。那天，又自然地來到春園街、利東街，當然還有修頓球場這一帶。在利東街街口一站，向街內望去，頓然想起黃霑這句「世事常變，變幻才是永恆！」。這條當年被稱為「喜帖街」的街道，今天完全是兩個樣，所有舊樓全拆掉，整條街從新設計，不僅是寬敞，還帶有歐港風情的，可以說是灣仔區的一座新地標，跟從前的「喜帖街」大大不同了。記得當年此街道準備拆卸時還帶出一點新聞，有人反對，認為這是一條具有特性的街道



——整條街店鋪都差不多在經營喜帖之類的，拆掉了可惜，也拉起橫額來反對了。

筆者既出身於傳媒，也曾多次觀看這些「反對之聲」並拍下照片。

一幌眼，十年八年過去了，最近翻看舊照片，也翻出了這些「抗議」。又聯想到這條街道今天的新景象，就不禁輕輕地唱一句：「變幻原是永恆！」

有些「舊」是可以懷在心裡而不必保留下來的，倘若「這也保留，那也保留」，那就有礙發展。為什麼「懷舊」這個「懷」字是「心」字部首？懷是懷念、懷想，是放在心裡。

利東街與春園街是「孖住上」的兩條橫街，也同時

標誌灣仔新舊景象的兩條街道。兩街並在一起，很有意思。

春園街是百多年老街，一八四一年香港的所謂「開埠」時已經有了，那時候春園街比現在應該是更短，是一個碼頭。進入二十世紀，即一九〇〇年之後，春園街因填海而加長，變成住宅街。

上個世紀，即使到了五十年代，春園街仍是一條「龍蛇混雜」的街道，直到六十年代我們仍可在這街道上看到「發財埋便」的

賭檔。今天，這街道主要是小店林立，依然具有那種「舊街坊」本色，這與隔鄰利東街的「新」，成了強烈比照。這就是真正的香港本色。



街道與歷史

香港街名，其實很多「趣事」。如果我們深入點去尋幽搜秘的瞭解一下，當會發現有趣之外還有的是歷史，包括那「滄海桑田」的時代變遷。

前些日子在港島灣仔行走，不期然來到春園街——一條可以象徵百年「香港歷史」的街道，旁側有一條短小的街道，名之為「三板街」的。

好奇地瞭解一下「三板街」的歷史。它會不會與「舢舨」有關係呢？百多年前這一帶還是海邊，港島幾乎佔去半數地方是填海而來的。果然，「三板街」與「舢舨」大有關係也，一百五十年前，春園街是碼頭。那麼碼頭旁的自然也成了一個小小的海灣！有眾多舢舨停泊其間是必然之事。

「舢舨」諧音「三板」，以此作街名，恰當，何況舢舨本來的名稱也是喚作「三板」，由於這些小船是簡單的建造，像用三塊板夾起來便是，所以名之為「三板」。

有不少街道都是這樣地具有歷史及環境的表述，譬如九龍旺角的「西洋菜街」、「洗衣街」均如是。

真正的投入

《楞嚴經》裡說：

「雖有多聞，若不修行，與不聞等，如人說食，終不能飽。」

此話，相信不少佛友都聽過或在書本上看過。不過，很多時候我們又會雖曉得而沒有「放在心上」，很快便忘了。

有句俗語說：「講多過做！」大抵也屬同樣意思。——還好，雖少做但還是做了，一點一滴的做起來，積聚起來，還是好的，

怕祇怕

「講一套做一套」吧！為什麼坊間裡總有這麼多類似性質的言語？就因為這種現象來得普遍。我們看佛經也不時看到類似的警戒。

岡波巴《寶鬘集》說——

「口頭說法喋喋不休，身心卻毫無行持和體驗，這種說教，就像是鸚鵡學舌一樣，實在毫無意義。」

有一位畫友，勤於讀「畫理」卻少於動筆。如果是「行人止步」地僅限於鑑賞別人的畫作，又或者是評論吧，這樣亦無可厚非，但如果是立志在畫作上有所作為，則不去忘我地投入實際的創作上，行嗎？

再說，如果能投入創作而從中體會、領悟筆墨與結構，我想對鑑賞及評論會起更好作用，這亦相當於我們的「口念心行」——心行者，便是實際的修行。



何謂「四大」？——地、水、火、風合起來謂之「四大」。但這也是譬喻我們的身體結構。

地——指我們身體裡的骨頭。骨頭像大地那樣堅硬；

水——人體內的水分，血液，不就像水那樣濕潤嗎？

火——我們身體內都有暖氣。我們不是常聽到別人說：「呢排好熱氣！」熱氣也正是燥熱了，都與人體內的「火」有關；

風——我們的呼吸不就是「風」嗎？



《四十二章經》裡說——

佛言：當念心中四大，各自有名，都無我者。我既都無，其如幻耳。

當我們曉得上述人體裡的「四大」，都是各自形成組合而來，則身體本身便沒有一個真正的「我」。既然「無我」，則一切都是「幻」，不用執著。

如此地說，倘若「諗埋一邊」，好容易產生消極，但實際上是讓我們明瞭到真相之後，對某些事情的看法不再有所執著了。

佛教護法與「風調雨順」

讀《心經》，很多時候我們讀到「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。……」心底總好像有一陣清涼。俗語有一句：「膽正命平！」這其實也就是「無罣礙故」。因為你坦蕩蕩的心無罣礙，還有什麼好閃縮。自然也無所謂恐怖。這「恐怖」兩字包括驚恐。如果我們心底明澄，不去作無謂的顛倒夢想，相信這樣子我們必會來得自在。

「自在」兩字，都是因為打從心裡無牽無掛之故。

話得好好地說回來：一些所謂牽掛，其實也祇是自尋煩惱而已。

莫思量

《壇經》裡有一句：

汝若欲知心要，但一切善惡，都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淨心體。湛然常寂，妙用恒沙。

字面不深奧，容易明白，「心要」，是指精要法門；「湛然」，是清楚明淨之意。整句話的意思，是「如何才獲得佛法精要呢？很簡單，不思善不思惡便行了。這樣便會心境澄明。」

我們對這節話的理解看來要特別注視「一切善惡，都不去思量」。不僅不去想「善」，連所謂「惡」也不去想，這裡有兩重意思，如果我們「斤斤計較」於「惡」，心裡總會「憤憤不平」地有所思量；何況，所謂「善」、所謂「惡」，也不一定真的是如此的善與惡，可能觀點立場不同，這就更難說個清楚了。如果我們對這兩者都放下，心中無偏見，這對事物的認識定然不偏不倚。

「湛然」才能「常寂」；「常寂」才是我們的「清淨本體」。

相信不少佛友都聽過這句話——「磨磚既不成鏡，坐禪豈能成佛。」此語出自《古尊宿語錄》。

前一句，不用解釋了；後一句的「坐禪」兩字，實際上有兩個意思，一是指「枯坐」，你僅僅是這樣坐著，又怎能成佛？另一個意思是你坐禪也不要胡思亂想——不要妄想。

經常妄想的所謂「坐禪」，也同樣一無是處，當然也不可能因此而成佛，說不

「坐禪」

定還會走火入魔的。

惠能大師的看法是「本心是佛」，我們好好地去認識本心就是了。

原則是這樣的，所以惠能才會強調：坐禪時無須思考，好好地屏息本心，求心之清淨便是。

不過，有時候我們倒認為：自己到底是凡人一個，有些進取還是要一步一步的來，不是每個人都可以「一超直入如來地」。但無論怎樣，我們得記住：「心本具足，不假外求！」

這就是惠能大師「以心為本」的宗旨。

惡與善

相信不少佛友都聽過這句話——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！」

這話語出自《法句經》。

有友人問曰：如果把句子調換一下，行不行呢？譬如說：「衆善奉行，諸惡莫作。」

如果獨立來看，也沒有什麼行不行的。但假如我們是聯繫起來，則無疑也應該有一個先後次序。我們心中沒有「惡行」之惡意才會產生善心吧？沒可能是一邊作惡一邊行善的？如果是這樣，算得上是善嗎？

所以，我們做任何事都會有一個因果關係，——因為我們心中沒有作惡的念頭，才會產生行善這善果。

至於下旬的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！」這是說明了我們必須時加反省，要淨化心境，不生妄念。這是所有佛教的戒律。也說明了這是何其重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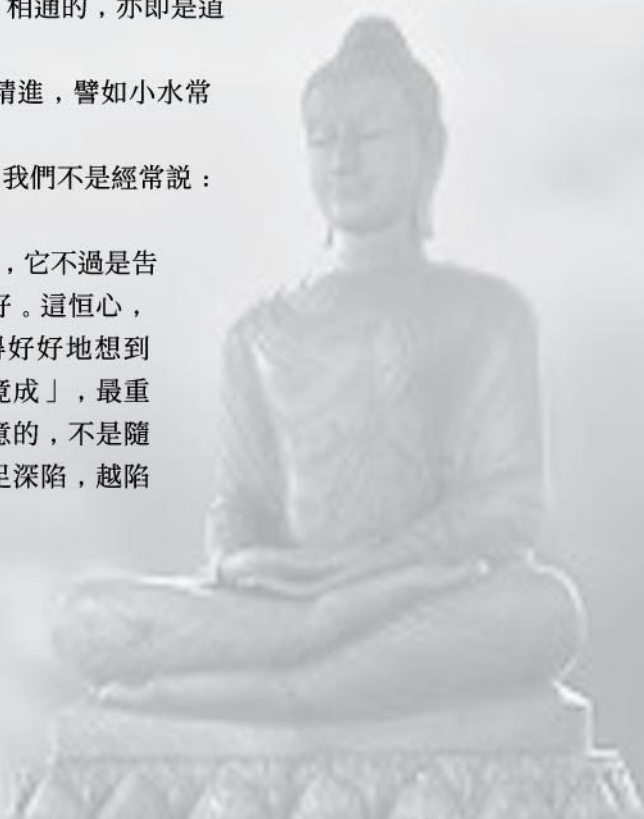
滴水穿石

很多佛道理，都與我們原有的「傳統智慧」相通的，亦即是道理都會一樣，你看《遺教經》裡這句話——

「勤精進，則事無難者，是故汝等，當勤精進，譬如小水常流，則能穿石。」

你可能對此內容意思「似曾相識」。是的，我們不是經常說：「天下無難事，最怕有心人！」

所謂「怕」，也不是字面上的「害怕」之怕，它不過是告訴我們：有堅定的意思，有恒心，事情便能辦好。這恒心，就是「滴水為穿」。在說這句話之前，我們得好好地想到「精進」兩字，不是什麼事情都是「有志者事竟成」，最重要的是看什麼事情。「精進」，是指正確的善意的，不是隨便的，「不理三七二十一」的追求，那祇會泥足深陷，越陷越深。





維港蛻變

港島中環海濱活動空間，不時舉辦一些活動，演唱會或裝置藝術，在疫情下，也算得是讓市民大眾吸收一點「清新空氣」。

今年六月初便看到一個名為「川流不息」(故意用這個「息」字嗎?)的巨型動態雕塑，以四萬五千條彩帶組成，面積有七千平方米，在空中隨風飄揚，確是帶出一份宏偉的壯觀。

攝影師李志榮從不同角度把這動的雕塑拍攝下來，用「壯觀」兩字形容，實不為過。

這項展覽已告一段落，在維港這海濱的「節目」也將陸續有來，大家不妨多留意一下信息。





三隻手

朋友傳來一組字，都是三字連疊的，譬如「𩺰」、「𩺱」、「𩺲」之類，頗有趣。三字重疊，有些是可以意會的。就拿這個「𩺱」字來說，合三人之力，不就是同心協力嗎？對，就是協力的意思。於是從這合三人之力為「協」想到一個「弄」字，三隻手不也是「合力」嗎？——不是，三手合在一起這個字讀「扒」。呀，我們稱扒手為「三隻手」，這個字一看上去便教人聯想到「扒手」。兩者有沒有關係呢？——有呀，原來「弄」字也可解作扒手，那真是「三隻手」了，有趣有趣！

另一個同樣有趣的「象形」字，是三個是舌

字疊起寫，讀作「話」，也果然與說話有關，原來，我們形容一個人喜歡搬弄是非，也可如此寫。不過，看看上文下理，有時候我們「唔好殺錯良民」，這個字也可解作能言會道，有辯才也。

很多三字重疊的字，都已經過時了，廢用了，今天祇不過拿來說說吧！但有些三字重疊的字，則在今天還是讓我們好好使用的，而且有獨立意思。譬如這個「轟」字，我們常拿來形容聲大大，譬如「轟天雷」、「轟的一聲」之類，從字形看其實也可以作實質聯想，三車一齊開動，則轟轟有聲了。

一魚兩魚三魚四魚

看到一家小店，招牌字「居然」寫上一個「𩺰」字，這教人一時之間摸不著頭腦，也不知怎樣讀，所謂有邊讀邊，就讀一個「魚」字吧！其實它讀「鮮」音，也解作「鮮」，是古之鮮字。既然如此，店鋪招牌為何不直接寫這個「鮮」字？大抵想引人注目吧！可要知道，這個「𩺰」字也同時解作小魚。這麼一來這店不知道賣的是「鮮魚」還是「小魚」？

魚字的組合也很有趣，單寫一魚字是魚，寫兩個魚字呢？上下重疊的是「大魚」，倘若並排而寫，則是象徵兩條魚並行；三魚疊寫——上一下二，則是鮮字的古寫，本文已有說及。那麼，有四魚並寫的嗎？——上下各兩個魚字，合起來的「四魚」便是形容多魚，亦即是「成群魚」了，有趣，有趣。